

新闻线索

◎秦力文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新闻线索

◎ 秦力文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线索/秦力文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080-6719-3

I. ①新…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616号

新闻线索

秦力文 著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印 张:15

字 数:202千字

插 页:1

定 价:32.00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小 序

没有战争，没有爱情，甚至连死都没有。文学几个所谓的永恒主题，这里都没有。

这里只有几个小人物的日常生活。

这些故事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正如生活本身。

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今天，离你，离我，离他，都并不遥远。

如果这些故事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请不要责备作者的想象力，只能怪生活本身。

你想得不错，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认真观察，或者愿意刨根问底，你也一样能见到生活在书中的人物。

因为他们都还活着。由于他们的幸与不幸，他们走进新闻里。其中的大部分人，至今还没走出来。于是，他们的新闻变成了旧闻，成为被人淡忘的过去。然而，他们虽然已经不是故事，他们却还不得不在自己的故事里生活。

如果你不想关心，那他们只是个故事，仅仅是没意思的故事而已。

如果你关心而且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些故事将是明天更大新闻的线索……

目 录

第一章

- 常仲启 /1
- 小陈 /2
- 小蕊 /4
- 包厢 /7

第二章

- 方老师 /11
- 常伯启 /14
- 老家伙 /17
- 李生久案 /21
- 祝云来 /26
- 冉主任 /29

第三章

- 小黄梁 /33
- 向映真 /36
- 祝云来 /39
- 方老师 /41

第四章

- 农民 /45
- 袁小圆 /47
- 采矿证灭失 /49
- 小陈 /51
- 黄部长 /55
- 马书记 /57

第五章

- 垄断行业 /61
- 原告 /63
- 冉主任 /65
- 祝云来 /68
- 老家伙 /71

第六章

- 国土局长 /75
- 老贺 /78
- 鲁律师 /80
- 购房合同 /83
- 老贺 /86
- 判决书 /89

第七章

- 投诉 /91
- 任务 /93
- 移民局 /96
- 王自凯 /99
- 采访 /102
- 诈钱 /104

第八章

- 小向 /107
- 冉主任 /109
- 理由 /111

2 新闻线索

小向 /114
巩老板 /116
于默 /118

第九章

小蕊 /120
黄部长 /122
初夜 /125
常副局长 /127
副检察长 /130
鲁律师 /132
袁小圆 /134

第十章

区长和书记 /137
工程 /139
老家伙 /141
六百万 /143
九百万 /145
区长和书记 /149

第十一章

于默 /153
鲁律师 /156
法院 /158
袁小圆 /162
于默 /165

第十二章

闵老板 /168
于默 /171
土地 /173
一千五百万 /176
穆老板 /179
见报 /181

第十三章

区长书记 /183

闵老板 /186
冉主任 /188
小云 /191
“国家机密” /193
小向 /195

第十四章

老贺 /198
于默 /200
卫生局 /203
卖药利润大过卖毒品 /205
反馈 /207
文件 /210
于默 /212

第十五章

黄部长 /213
常伯启 常仲启 /214
穆老板 /216
小蕊 /217
巩老板 /220
方老师 /220
闵老板 /221
祝云来 /222
老家伙 /223
冉主任 /226
于默 /228
鲁律师 /228
袁小圆 /229
小陈 /230
向映真 /232
老贺 /232

第一章

常仲启

常仲启撩起眼皮看了一眼面前的一排小姐，醉眼朦胧地对妈咪阿芳说，“每次都这样，第一次叫来的都是卖不出去的，当我是头次来的雏儿是吗？”

阿芳风情地扭了扭屁股，“常哥，您说哪儿去了，这不是新来的，让您先过过眼嘛！”

“算了吧，你的新来的还不如过去那拨呢。还是把我老婆小蕊叫来吧。”常仲启扫了一眼身边的小陈，对阿芳说。小陈没见过这阵势，两眼木木地看着歌厅包房前面那一排衣不蔽体、肉光四射的小姐。

来歌厅前，常仲启喝得有点高，对他来说，无论哪个小姐都无所谓，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又不是找老婆。他知道阿芳就是小姐出身，现在改行做了妈咪，徐娘半老，风情未减，不过是和她逗两句话。“先把我的小兄弟安排一下，我自己还找小蕊吧。”

“小蕊今天还没来，她这两天不舒服，您再找别人吧。这些新来的都不错，刚上班。”阿芳向小陈客气地点点头，又转向常仲启，故作神秘地对他说，“常哥，实话不瞒你说，真还有几个是新鲜的，没干过，还害羞呢。”妈咪是歌厅里领班的俗称，她们大多是小姐出身，手里有十几个到几十个小姐不等，还有一帮像常仲启这样的熟客。她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从小姐的小费里提成，现在有的妈咪不

2 新闻线索

亲自上阵，从客人手里直接拿小费。

“少废话，还是叫小蕊来。”常仲启没兴趣再跟妈咪斗嘴，“按老规矩，上黑方，再来一个果盘。”常仲启再不理会在旁边絮叨的阿芳，径自到卡拉OK机边，用电脑点起歌来。

小 陈

小陈在县里当个小公务员，他也弄不懂为什么县里人称常老二的常仲启竟然找到了他。当时他刚下班，骑着自己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忽然一辆黑色大别克轿车停在车前，“是小陈吧，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咱们一起坐坐。”

常仲启在县里可是个人物，别看没什么文化，却是县里先富起来、生意做得最大的几个老板之一。小陈所在的部门头头其实都是常老二的朋友，平时就是请吃饭，也轮不到小陈。

小陈下了车，客气地对常仲启说，“算啦，老婆还在家里等着呢。”

“没关系，打个电话告诉她一声，就说今天我请客。”常老二不由分说，拽起小陈就上了车，常老二今天自己开车。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司机老贺不言不语地骑上了小陈的电动自行车。小陈以为常老二要请什么人让他作陪，没想到饭店包间里只有他和常老二两个，而且吃完饭，常老二还安排了泡歌厅这个项目。

初春，外面还残留着冬天的寒气。雪已经化了，地面上残雪的泥泞还未完全消失。县城熟悉的道路让小陈想起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他冬天上班时与地面结成的光滑冰面搏斗，到夏天那层冰面就化成了尘土，随风扬洒着。坐汽车没有这些烦恼，今天坐在别克汽车里，舒服着，也琢磨着——常老二凭什么？

虽然雨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娱乐场所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环宇会所每次的消费根据“服务”不同，从几百块到上千块不等，

小陈与朋友们吃完饭唱卡拉 OK 自娱自乐时，环宇是从不在考虑范围内的，虽然每天带老婆遛大街时，总能见到这里彻夜的霓虹灯，但小陈可从来没有进来过。这里改成会所后，老板再次对这个歌厅做了装修。环宇扩大了营业面积，老板把一部分歌厅包房改为桑拿洗浴隔间，原来供一般消费者使用的大厅也完全隔成了小房间。几百平米的大厅改成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包间后，虽然面积没有变，但每天的营业额却大大提高了。因为大厅每个人最低消费不过 30 元，而包间依房间大小，收费从每小时 80 元到 260 元不等。只为有钱人服务，环宇的老板确实比过去更入道了。虽然生意看起来不如以前那么红火，但实际收入却大幅增加了。

阿芳刚带小姐进包厢时，小陈不由得脸红起来。他从农村考上的大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公务员。除了老婆，他跟别的女人说话都脸红。在大学时搞对象还是他现在的老婆主动的，觉得他一说话就脸红的样子十分可爱，同时觉得这样的男人一定很纯洁，也一定会很老实。“我老实吗？”看着面前环肥燕瘦的小姐，小陈自己确实有点吃不准了。

刚进包厢时，小陈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他什么都没有看清。他擦了擦眼镜，这才注意了一下常老二叫的这个包厢。包厢面积有十五六平米，前面是一台 34 英寸的电视机，整个房间的墙面都用厚厚的棉织物装修了起来。电视机与一台电脑连接起来，常老二正在那里摆弄着，应该是一个点歌的电脑设备。小陈来政府机关时间不太长，他无论工作吃请还是在外面办事，都抱定了一个原则，不大惊小怪，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但心里却没有这么轻松，他小心地注意着别人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方式。这使他在单位得分不少，人们都说小陈年龄不大，“挺成熟”。

今天在吃饭时，小陈表面上好像只是陪着常老二吃吃喝喝，但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他到现在还没闹清常老二为什么请他，不过，这件事肯定与自己的工作有关。自己考上公务员之后，只是在国土部门的大厅办理各种矿山批准证件。其实，大多数证件的审批领导

4 新闻线索

都布置下来了，自己只不过是个图章，大厅也是个摆设，这些情况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如果为办理证件这样的小事，常老二根本不用找他，跟他的头打个招呼就行了。

肯定是非他不可的“大事”，想到这里，小陈不禁激动起来了。他刚来局里不久，心里对他的上司们却是一点也没瞧上。这些领导大多是过去靠关系进来的，虽然也有几个大学毕业生，可他们连上边发的文件都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些年他们是怎么混下来的。小陈虽然表面对他们十分尊敬，但心里却一直在叫劲，局里的办证大厅，盛不下小陈。终于有件只有我小陈能办的“大事”了，小陈心里痒痒的，他喝上一杯酒，等着。

小蕊

小蕊今天下午刚起床就来了电话，告诉阿芳她“大姨妈”（很多在娱乐场所工作的小姐都把月经称为“大姨妈”，不知这位长辈得罪了谁）来了，今天不想上班。小蕊在个小姐共同租的房间里，自己做饭吃完了后就在床上发呆。当了一年多小姐，生活习惯却因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晚上小姐谁也睡不着觉。凌晨四五点钟才睡，第二天下午两三点起床，下午一起打会儿牌，晚上随便吃点就急匆匆“上班”去了。小姐们自己解嘲说，这工作是长年夜班。小蕊的手机已经响了好几次，她连看都懒得看。这次手机执拗得很，响个不停。她拿起手机，是妈咪阿芳的电话。她按了拒听键，刚放下，又响了起来。她知道，阿芳准是有急事，要不然不会这么跟手机叫劲。

“老打什么，不是跟你说今天不上班了吗？”小蕊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可是常哥来了呀，他今天就找你。”

常哥？哪个常哥？小蕊脑子将平时的熟客排了一遍，终于想起来了：常哥四十岁出头，矮、胖、黑；到歌厅时总是一股酒气，尤其是嘴，臭烘烘惹人讨厌。可是花钱真挺大方。阿芳接着说，“咱不

是看在钱的份上嘛，要平时，就他那德性，给咱提鞋也不配。”

阿芳就这点好，到底是小姐出身，她非常懂得小姐的心态。干歌厅小姐的，总要有几分姿色，太差了“业务”肯定就差，再加上平时心思都用在吃穿打扮上，穿衣化妆都经验丰富，白天逛街时回头率都不低。于是，小姐们都自视甚高，没什么人她们能看得起。阿芳摸准了她们的脾气，时不时地给她们戴戴高帽子，能让小姐们心理得到平衡。虽然只是几句话，却让小姐们都觉得这个妈咪不错。

“不去，那姓常的嘴太臭了，实在受不了。”小蕊今天心情不错，可一想起常胖子，好心情都没了。她不想为了一个黑胖子让自己今天一天都不快活——她的一天可是从晚上算起的。

小蕊的脾气阿芳知道，她主意太大，自己定了的事，任谁也说不动。阿芳嘻嘻一笑，“跟钱有仇呀，你自己看着办吧。”

小蕊坐了一会场儿，忽然被自己气笑了。自己干吗来啦，就是赚钱来了，有钱为什么不赚？有钱不赚是王八蛋！她给阿芳发了条短信，“等着，我马上就到。”随即把自己收拾了一下，打辆车就奔歌厅去了。平心而论，小蕊做小姐还是挺认真的。她每天给自己在出租车上规定的功课就是回忆为这个客人编的故事。小姐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不得已而为之型，不是双亲下岗就是父母中有一方重病急需用钱；二是个人奋斗型，即自己想赚点本钱开个店，或是时装店，或是美容店，现在小姐与时俱进，已经有自己赚钱上学或正在上大学赚学费型的故事；三是自我牺牲型，即自己弟弟上大学或家人因某种原因致贫，豁出自己一生赚钱为家。每个小姐都有自己固定的故事，但小蕊认为那太没创意，便为自己编了几个故事，当然类型依旧，小蕊毕竟不是小说家，编故事非她的强项。可是这么一来，她就有了自己的麻烦，对哪个客人讲自己哪套故事，要事先想清楚，否则这次是老娘患肝硬化，下次是姐姐嫁了个坏人，被姐夫骗了，离了婚还要自己还他欠的钱，故事就露馅了。小蕊坐在出租车上，回想自己上次是弟弟上高中还是老爸病了。

6 新闻线索

想到老爸，小蕊忽然一阵气闷。他凭什么让我帮他治病？在她的记忆里，爸爸就是一个背影：整天坐在麻将桌前，那三个人轮流换，有男有女，只是这个背影从来没有换过。后来，这个爸爸竟然和一个常打麻将的女人走了，扔下小蕊妈妈和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自从爸爸走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在小蕊心里，这个爸爸已经死了。爸爸病重的故事是刚来时妈咪教的，她们都有故事，于是她也有了一个，但这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

她在出租车上，想起了家乡的蓝天、河流和青山，想起了家里的两亩多田。爸爸走后，妈妈就带着她和妹妹生活，种过稻谷、玉米和青菜，这些都卖不了什么钱，一年吃饭都不太够。妈妈喂的几头猪、十几只鸡鸭就成了她们姐妹俩交学费和家里日常开支的主要经济来源，她们小姐妹十几岁前几乎没穿过什么新衣服，零食也不过是地里长的红红的小果实。她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只是喜欢那微酸的味道。纯巧克力的颜色是黑的，带点酱色的黑。她来这城市一年后才觉得它好吃，而且还上了瘾，每天都想着要为自己备好一包巧克力，她最爱吃奶油味的……

“到了！”出租司机一脚刹车打断了小蕊的胡思乱想。

“环宇会所”是小蕊工作的歌厅，其实这地方叫歌厅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光靠唱歌已经不能吸引那些色迷迷的顾客了，歌厅的老板就把过去的歌厅改成了会所。晚上，不知什么人设计的一个大大的球悬在会所的房顶上，还用霓虹灯镶着边，县里人都管它叫“球”。这也是赶时髦，什么俱乐部、会所之类，还实行会员制。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成为会员，不过是换个招牌。当然内容也不同了，唱歌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餐饮、洗浴、桑拿……反正中年以上男人需要的都有。其实说穿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女人，就是有了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无论什么形式，对这些来消费的老板都无所谓，陪唱歌、陪吃饭、陪洗澡，这就够了。没有迪厅，因为年轻人除了跟班，来的少，因为他们毕竟还没什么钱，这里可是高消费。

小蕊在环宇收入算差的。她抱定了个原则，只卖笑，不卖身。歌厅里小姐们说，她们最好的出路之一是被一个大款看上，最后明媒正娶地带回家去。听说的故事不少，但真正见到的却不多，小姐们的梦想不过是梦想而已。再说，带回家去又能怎么样，真的能白头偕老？第二个梦想就是找一个老实人嫁出去，但这可不容易，有谁知道你当小姐还跟你结婚？于是，小姐们要么在自己老家找一个人，说自己在外打工，挣了钱认真地攒着，想着有一天回家盖房过日子。还有的自己干脆养个小白脸，供他吃供他穿，也在他那里寻找一份情感。可这是真的情感吗？小蕊看透了，她不想找什么男人，她忘不了她父亲那麻将身影，而那个身影毁了她一生。

于是小蕊在歌厅里是少数卖色不卖身的小姐之一。她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理由，因为经济发展了，小姐的小费也提高了，从一百元到两百元，最多时还可能拿到三百元，与卖身相差无几。

小蕊在环宇会所大厅的镜子前整了整头发，向常仲启的包厢走去。

包 厢

虽然这个包厢刚计时不久，但由于密不透风，房间里已经烟雾缭绕、酒气熏人了。“常哥，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跟我打个招呼。”进了包间，小蕊的脸立刻换成了热情洋溢型，故作嗔怪地跟常仲启打着招呼。微醺的常仲启一把将小蕊抱在怀里，另一只手直接伸到了她的胸罩里。

坐在一边的小陈见到这一幕，脸又热了起来。幸好这里是包厢，半明半暗的什么也看不清。

“干什么嘛，还有别人呢，也不给介绍一下。”小蕊推开了常仲启的手，把脸转向小陈。她以为，这个年轻人不过是常老二的跟班，她不过是想以介绍的名义，推开常仲启的手罢了。

8 新闻线索

“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小蕊没想到常仲启竟然郑重起来，向她介绍说，“这是陈主任，你要招呼她们陪好哟！”小蕊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官场上的人。那么，今天常老二不是来单纯“娱乐”而是“公务”活动了。

“陈主任好。”年轻轻的叫主任，一般是政府机构的人；如果不是政府机构，一般叫什么什么总，这是这里的规矩。当然，如果身份不明，一律叫老板。小姐们这样分的目的是可以按这里的规矩接待这些人。小姐们自己知道，这里什么都是假的，自己的名字是假的，故事也是假的。当然来这里的人也很少跟她们说实话，有钱就得了，说实话干什么？

小陈初来歌厅，脸不住地红着。虽然常老二作豪爽状，但小陈心里非常清楚雨丰是国家级贫困县，一般招待不过是请吃饭就已经很给他这样的小职员面子了，而这种超规格的招待，大概会付出超规格的代价。不过，小陈非常明白自己手里的那点儿权力，常老二根本不会看上眼的。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一声怪吼让小陈从自己的世界里惊醒。常老二一手拿着麦克，另一只手搂着刚进来的小蕊。单间里的音响把常仲启的所有声音都放大了，尤其是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小陈一直相信，除了少数有天赋的人之外，唱歌是要经过训练的；而且训练的最好年龄段在上小学之前，过了7岁之后，就再也甭想唱好歌了。他对自己这方面还是挺自信的。在跟老婆搞对象时，他用口哨轻轻吹出的流行歌曲小调很让老婆着迷，她经常跟他撒娇要他再来一个。小陈又被新一轮的歌声打断了思路，这次是“大哥大哥你好吗？”在歌厅里唱歌，尤其是跟坐台小姐一起唱时，即使正常唱爱情的歌曲，也被唱出了一些暧昧的味道，更何况这些歌词本身就有点不清不白。唱完这首，常老二又点了“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一个劲地唱下去。

小蕊知道自己除了要让常老二高兴，陪好这个不言不语的政府干部也是职责之一，她在唱歌的间隙里对常老二说，“咱们别光自己

唱，也让陈主任点几个。”常老二此时也想起了自己不是来纯粹消费的，还要陪好自己带来的客人，他连忙说，“对对对，陈主任也点几个。”一番客套之后，小陈点了“该死的温柔”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两首歌都是刚在网上流行不久的，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常老二果然没了兴趣，把小蕊抱在身边，低声细语起来。小蕊对他说，“常哥，不是我不陪你，这两天大姨妈来了，我不想上班。你们做生意就怕晦气不是？”

常老二一扬手，一脸的满不在乎，嬉皮笑脸地对小蕊说，“没事，别说你的‘大姨妈’了，就是你爸你妈都来我也不怕，我怕谁？”

看起来歌厅果然不是唱歌的地方，小陈的“该死的温柔”只博得了礼貌的掌声，而当他再唱起“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时，常老二已经忍耐不住，悄声淫笑着对小陈说，“这里的节目多着呢，这不过是开始，一会儿让小姐们脱，脱光了陪咱们。”小陈虽然每次都作见多识广状，但这个“节目”内容却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他半信半疑地看着常老二，嘴里还哼着没唱完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看着小陈不信的神态，常老二清了清嗓子，“等会儿，我说，咱们的节目该开始了吧。”

这时，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接着便探进一个头来，是常老二的司机兼跟班老贺。常老二一脸不高兴，正在兴头上，老贺应该知道这个规矩，这会儿进来，不是扫兴吗！可看着老贺那一脸正经的样子，他还是对小陈说，“我出去一下，你尽兴。”

“老板，咱们矿山的事有点麻烦，局长来电话，让您赶紧去一趟。”老贺一脸凝重。

“什么事他还搞不定，非要让我去。”常老二意不在唱歌，他真正想要的“节目”还没开始，这个时候让他走，他一肚子不乐意。

“这回不一样，听说还来了记者。”

“记者的事我正办着呢，别烦我。别的记者找黄部长就行了，我去有什么用？”宣传部黄部长和常老二关系极好，经常在一起，不少

记者的事，黄部长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根本不用常仲启过问。

“这回不行了，听说是高级别媒体的新闻记者。给黄部长打电话，他说等局长拿个最后的办法，为这事局长才叫你马上去的。”老贺虽然是司机，但常仲启公司的事，他知道不少。这也是惯例，所有跟老板或领导的司机，一般都了解不少情况，有些干脆是半个领导。老贺非常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他只是当个传话的人，不想太多参与公司其他的事。今天他在常老二手下混饭吃，明天还可能去别处，他是个老实人，他相信常老二说不上哪一天就会出事，虽然现在还一点迹象也没有。

常仲启听说是当公安局副局长的哥哥的指示，当然不敢再说什么。他转身进了包厢，对小陈说，“实在抱歉，大哥今天有点急事，你坐着。”说着转向小蕊和陪着小陈的小姐说，“规定节目，一个也不能少。老婆，你还真说对了，你‘大姨妈’是够烦的。”

说着，他从手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小陈说：“今天你结账吧，该给多少我老婆知道。”

小陈说：“要不我也走吧……”

“别别别，你待着，她们招待不好，你对我说。”常老二不由分说，推开了小陈的手，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小陈并不真的想走，这毕竟是他的第一次。虽然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不过小陈从常老二给的信封厚度上摸起来，如果是100元面额的，应该不少于四千元，如果是50元面额的，应该也有两千多。他算起来，这钱应该够了。从这事的后果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常老二要自己干什么，他既然不说，那就假装不知道。常老二这么对待他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必定有他的道理；而他这么认真对我，也说明他算准了我能做这事——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不玩个痛快？小蕊也没有动身的意思，既然来了，她就不会走，不要钱的王八蛋她是不做的。

第二章

方老师

方老师刚下课，孩子们都在操场上乱跑，玩得兴高采烈。

方老师的心情可没孩子们那么好，这几天学校集资建房，每人要交3万。据说，这是学校最后一块空地，建好后就再也没有地建宿舍楼了；据说，这些房子已经被不少人尤其是各级干部盯住了，许多与学校不相干的人也想要房，房源很紧；据说，中央已经下指示，不准政府还有别的什么机构再集资建房，所以这是最后一拨了。所有据说都指向一个结论，这次不交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所谓集资建房，就是把单位的地免费占用，由于不用交地的费用，房屋价格就非常便宜，有时价格会低于市场价格一半以上。这其实是被飞涨的房价逼出来的一个变通办法。可是后来这办法就变了味，单位集资房由于价格便宜，一般来说质量也有保障，所以就有干部想尽办法多弄房子，再以低于市场价、高于自己买入价的价位卖出去。因为这种房子除了是单位建房外别无差别，所以非常抢手。而这就让不少能够参加集资建房的干部发了一笔财。直到北京看出了门道，全面禁止建集资房，直到把买房者都逼到市场中买建筑商的高价房为止。

可方老师没钱。他哪儿来的钱呢！从农村上学，家里就背上一屁股债，全等着他大学毕业“有出息”呢！他呢，现在出息也有了，工作也找上了。可是，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老婆下岗，房租就占